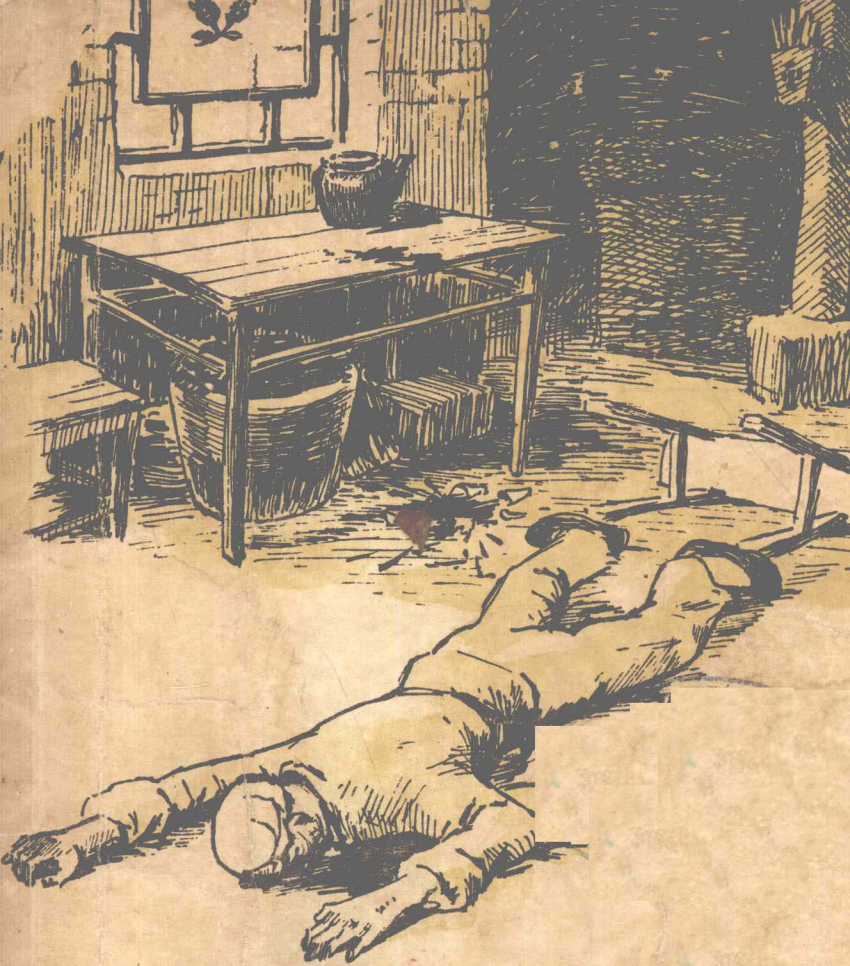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時速、高琨著

誰是兇手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誰是兇手

時速、高琨 著
張育、舒華 插圖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武漢

誰 是 兇 手

時 速、高 琨 著

張 育、舒 寧插圖

*

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(漢口解放大道 332 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三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010·787×1092 1/32 開·1 7/8 印張·36,000 字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0,000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誰是兇手”、“天羅地網”反特小說兩篇。前者寫一個反動富農偽裝積極鑽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用毒藥暗害社長，並佈置疑陣企圖嫁禍於人，經我公安人員縝密偵察後，陰謀終於被揭露，兇手亦被逮捕法辦。後者寫一個潛伏特務組織攜帶電台企圖進行偷竊情報的破壞活動。故事情節曲折複雜。在偵察過程中，我公安人員充分顯示了大胆、沉着、機智。最後，在羣衆的協助下經過複雜的鬥爭，終於使狡猾的敵人全部落網。

目 錄

誰是兇手.....	高 琨 1
天羅地網.....	時 速 24

誰是兇手

高 琨

太陽落山了。白楊樹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張登山，從社辦公室裏出來往家走。他想起上午和第一生產隊隊長田大虎爭吵的事，心中又懊悔，又生氣。

他走到自己家門口，看見門上落了鎖，知道石頭娘在地裏還沒有回來；可是，看門的小石頭到哪去了呢？他思索着在門前的捶石上坐了下來，低着頭吸烟。

石頭娘從地裏回來了，小石頭緊緊地跟在她後面，已經到張登山跟前了，他還沒有覺察出來。冷不防，小石頭撲到張登山懷裏，驕傲的說：“爹，我贏了，我贏了！”張登山不耐煩的用手一推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小石頭猛一踉蹌，險些兒跌倒了。石頭娘打開了房門，白了張登山一眼，說：“誰得罪你啦？拿孩子出氣。”張登山沒有答理她，摸着小石頭的頭問：“小孩子，不好好在家看門，到哪玩去啦？”小石頭說：“我正在看門，小鐵蛋叫我去玩撲克，那怨我？”

“玩撲克要緊？家裏沒人，壞蛋放上一把火，我看你可住哪？”張登山說着往屋裏走，石頭娘拉着孩子不服氣的咕噥着：“看你說的多厲害！青天白日，誰敢！孩子玩了一會，算犯了法啦！”張登山本來不是爲孩子生氣，但是，聽了這幾句刺耳的話，可真有點惱了：“就是你把他慣養壞

啦。”石頭娘最忌諱別人說她慣養孩子，便也沒好氣的說：“好！當娘的少調失教，從今往後你管教他！”說罷，把小石頭往丈夫跟前推。張登山順手脫下一隻鞋子，拿在手裏：“我不敢管教他？”鞋底一揚要打小石頭。小石頭“哇”地一聲撲到娘懷裏。石頭娘心裏想：“這是哪裏說起，今天爲啥發這牛脾氣？”其實，張登山哪裏捨得彈孩子一指頭？他只把鞋子虛揚一下，便又穿上了。

一場小小的風波過去了，天也黑了。石頭娘點上了燈，準備做晚飯。大熱的天，張登山本來就口乾舌燥的，可是，這兩件不順心的事攪在一起，他什麼都忘記了。事情過去了，他才覺得口渴得很。走到窗台前，拿起一把銅茶壺，壺裏是上午剩下的“二花”茶，他倒了一杯，“咕嚕”喝了一大口，“咔嚓！”茶杯却落到地上，打得粉碎，張登山頭暈眼花，東倒西歪。石頭娘沾着兩手白麵，撲上去把丈夫抱住放到床上，連聲問：“登山！咋啦？咋啦？”張登山白瞪着兩眼，在床上亂滾直叫疼。

石頭娘叫小石頭去叫副社長來，孩子去了多會又不見來，她衝出房門，直往張萬壽家跑，臉色變得煞白。

“大……大爹，你快去看看登山咋啦？肚子疼得亂滾，你，你快去看看呀！天哪！可咋辦啊！”她渾身哆嗦，眼淚從臉上滾下來。

“啊！”張萬壽大驚失色地尖叫了一聲，手一揮：“走，快走！”

張萬壽一腳踏進門就喊着登山直往床前撲去。他摸了一下張登山的前額，扭頭對石頭娘說：“不要緊，是發‘痧子’，我會提。”他直起身來，把張登山俯面按在床上，用手



張萬壽一腳踏進門就喊着登山直往床前撲去。

扣住他的脊椎筋往上提。“圪崩”一聲，張登山大叫一聲。一連提了十來下；又掐住張登山的脖子筋要提，掐得張登山透不過氣來。石頭娘急忙捏住張萬壽的手說：“不要再提啦！你把他捏死？”她忽然想到丈夫喝冷茶的事，便對張萬壽說：“怕是中毒啦！”

“中毒？”張萬壽吃驚地鬆開了手。石頭娘把銅茶壺拿過來給他看。張萬壽接過茶壺，打開壺蓋一看說：“這是‘二花’嘛，哪裏有毒藥？”“你聞聞。”石頭娘說。張萬壽仔細一聞，有點藥氣：“不錯，是有毒藥。他喝了嗎？”石頭娘哭着說：“他下午回來就帶着氣……。”“這我知道，上午和田大虎吵架啦。”張萬壽說。“爲小石頭，俺倆又爭吵了幾句，他喝了。”她說着，爬在丈夫床前放聲大哭起來。張萬壽也隨即爬到床沿上哭着說：“登山啊，你的心眼也太窄啦，夫

妻倆頂兩句嘴，啥大不了的事？你咋會往絕路上想啊！”張萬壽又轉過身對石頭娘說：“你好好照護他！”說罷提著銅茶壺就往外走：“鄉長不在家，報告黨支書去！”

張萬壽提著銅茶壺走到坑邊，“撲嗵！”跌倒在泥窩裏，沾了一身泥；茶壺落進水裏，放有毒藥的冷茶，被坑水沖得一乾二淨。他連忙拾起茶壺，爬起來往鄉公所裏跑去。

白楊樹鄉黨支部書記劉德貴和女社員田秀娥，正在研究張登山和田大虎上午吵架的原因，張萬壽慌慌張張闖了進來。黨支書和田秀娥，看他弄得滿身泥，手裏提著一把銅茶壺，不禁大吃一驚。黨支書忙問：“張大伯，你咋啦？”張萬壽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“出事啦，社……社長，服毒自……自殺啦。”“啊！”田秀娥驚叫了一聲。黨支書問明了情況，就打電話報告給區委書記。區委書記的指示：趕快把病人送到醫療所。區委書記並說：我馬上打電話給縣公安局羅局長，要他們明天派人下來。黨支書掛了耳機，便和田秀娥、張萬壽到張登山家裏來。

二

消息像一陣風似的傳開了。第二天白楊樹鄉誰都知道這件事，大家三人一堆，五人一攏地談論著。不過說法不同：有的說，張社長是得了“老虎痧子”；有的說，是和他老婆生氣喝了毒藥；也有人說是昨天上午和田大虎鬧了意見，氣不過服毒了；也有人說，是反革命分子放毒，想破壞農業社。

中午時分，縣公安局趙股長來到了鄉公所。他放下揹包，第一句便問：“病人怎麼樣？”才從醫療所回來的田大虎

告訴他：他們昨晚把社長送到醫療所，王醫生檢查以後，說是中毒了。吃了些藥，社長吐了半盆子血水和稀痰。吐了以後，還是昏迷不醒，閉着眼睛不說話。“王醫生沒有說是什麼毒藥？”趙股長問。“王醫生說，還要送到縣衛生院去化驗哩，一時還不能確定。”

趙股長對黨支書說：“咱們先談談情況吧。”他向衆人掃了一眼，習慣地問：“都是黨員嗎？”“不，有兩個團員。還有一個……”支書的話還沒落地，張萬壽即站起身來，對趙股長點了點頭說：“你們談吧，我回去有點小事。”他說着慢慢地挪動了一步。支書伸手攔了一下，對趙股長說：“這是副社長張萬壽，正在積極要求入黨哩。是社長的本家叔叔，他對這件事，了解得最清楚。”趙股長仔細地打量着張萬壽，好像有些面熟，可一時想不起來在哪見過。他隨口說：“好吧，一塊談吧。”張萬壽又坐下了。趙股長掏出日記本和鋼筆。黨支書彙報了案件的全部經過。接着，張萬壽補充了一些社長和他老婆吵架的情況。最後，他好像下結論似的說：“唉！年輕人心裏不開竅，一時悶氣解不開，就走了這條絕路。”

爭論開始了，首先提出反對的是女社員田秀娥。她說：“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放毒，想害死我們社長，把農業社搞垮。”“有什麼根據呢？”趙股長很嚴肅的問。田秀娥挺直了身子說：“根據？報紙上看到的還少？聽報告聽的還少？咱們可不能麻痹呀！”她漲紅着臉說了一陣，可是，她確實說不出什麼根據來。這個十九歲的姑娘、青年團員，常常是這樣：熱情很高，認識很正確，就是說服不了人，她還不大會用腦筋哩！“我看他不會自己服毒尋死。”黨支書斬釘截

鐵的說：“登山這個黨員我摸底，他是個直性子，心裏藏不住話，悶不住氣，有心事他會對我說的。”“支書，‘人心隔肚皮，虎心隔毛羽’，誰也沒有鑽到他肚裏去看看。他是我的侄兒，又同在一個社裏工作多年，咳！我還摸不透他的心哩！”張萬壽說罷，低下頭思索着什麼。“那可真不一定，”田大虎說：“社長是個直槓子，寧折不彎。一時想絕了，誰知道哩？”

自殺的呢？還是被殺的呢？趙股長思考着這個問題。他放下鋼筆端起茶杯問道：“張登山和他老婆常吵嘴嗎？”剛才沒有說出具體根據的田秀娥，這下子可抓住綫索了。她說：“不，不，兩個人好的跟一個人一樣，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他倆吵嘴呢。”“我們是近鄰，吵嘴嘛，也常聽到過。不過，都不是認真吵。這一回登山可是真動氣啦。”張萬壽解釋說。

談話轉到“毒藥”上來了。是啊，張登山從哪弄來毒藥自殺呢？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最後，還是張萬壽分析“可能是社裏的六六六藥粉。”

趙股長問，還有沒有新情況？衆人都沒有吭聲。他合上了本子，決定往張登山家去。

現場偵察的結果：在紙糊的窗子上，發現一塊新貼上去的紙，漿糊還沒有全乾呢。揭開一看，是一個手戳破了的洞，放在窗台上的銅茶壺正好在紙洞下面。顯然，敵人是從這裏投毒進去的。趙股長想：“我的對手不簡單，還會消滅罪證哩！”“包毒藥的紙包呢？也被消滅了嗎？”他馬上又想到那把銅茶壺和放有毒藥的冷茶，是六六六藥粉嗎？社裏是有很多呀。被張萬壽跌潑了，“他爲什麼把它弄潑

了呢？”趙股長湧上了這個念頭。這位曾經作過多年偵察員的趙股長，是從不放棄任何一件細小事物的。比如說：對人的說話動作、表情，或者是其它一草一木，他總是細心地觀察着，思考着。他常常給自己提出很多問題，要自己想法解答，有時得出一個答案，但有時又把它推翻了。他終日在接觸各種複雜的事物，因此，把他鍛鍊得勇敢、機智而且沉着。

從現場偵察的結果，從張登山素來和好的夫妻關係，從黨支書對他這個黨員的評斷，證明了張登山是被殺的。

那末，兇手是誰呢？

三

天麻麻亮，趙股長和黨支書剛洗過臉，張萬壽來到了鄉公所。

“副社長，你好早啊！”趙股長笑着說。“唉！支書知道我這個老毛病，心中有事，壓根兒就睡不安生。爲這個案子，昨晚一夜都沒有合上眼。”張萬壽笑着說。

真的，張萬壽一輩子是最愛操心了。遠的不說，就說建社以來吧，才建社那時節，他到處去動員串聯，他爲了全村“合作化”，就連本村富農田雲卿他也進行過“說服教育”，要他入社，由於張登山堅決反對，他算白動員了一場。張萬壽還有一種特長：一筆好字，一手好算盤。所以，他還兼任社裏會計，常常爲算賬記賬熬到半夜雞叫。有時兩眼熬得通紅，別人勸他休息，他說：“爲大家辦事，累死也心甘情願。”因此，社員們都很佩服他，有的社員常誇獎他能幹，原來不同意他當副社長的社員，也說他好了。這些，

黨支書是清楚的，他每當看到這個五十來歲的人，歇頂頭上稀有的頭髮爲操心過度還在不斷脫落時，心裏就很同情，常常勸他不要累壞了身體。目前，看到張萬壽爲這件案子如此關心，心裏更是感動。“這件事，你可真操心啦。”黨支書笑着說。“咳！自己的事能不操心？你想，登山是咱們社裏的擎天柱，農業社是一萬個離不了他；再說，說句封建話，我是他本家叔叔，咋能不操心呀！”張萬壽忽然憤怒的高聲叫：“娘那個×！狼心狗肺的東西，下此毒手，捉住他非千刀萬剮不解恨。”因爲張萬壽看大家都說社長是被殺的，也就放棄了昨天的意見，並且，對敵人表現了無比的憤怒。“是啊，反革命分子是狼心狗肺。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，他就千方百計地來破壞我們，想叫咱們還過牛馬生活呀！”黨支書同意地說。

張萬壽壓低了聲音問：“支書，你心中有數沒有？”黨支書一時不解，張萬壽又悄悄說：“我懷疑是……”他兩眼向門外一掃：“田大虎。”“田大虎？”黨支書驚訝地叫了一聲。“對，我懷疑是他。”張萬壽說着機警地把門關上，把頭插在趙股長和黨支書的頭中間，小聲說：“這很有根據呀，前天上午，登山不是和田大虎吵架了嗎？”“不，不會。大虎那個牛脾氣，說話冲天冲地的，不是常和別人‘抬槓’嗎？”黨支書提出反駁意見。“這一回哪是‘抬槓’呀？不是我勸解，就動手啦。”“爲什麼呢？”趙股長不慌不忙的問。“請支書說吧。”張萬壽把嘴向黨支書呶了一下。黨支書說：“你說吧，前天上午我不在場。”張萬壽把頭又向前趨趨，低聲說：“事情是這樣的……”

的確，張萬壽說的一絲不差。事情是這樣的：白楊樹

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前年建立的，這是由原來的張登山互助組和田大虎互助組聯合組成的。在選舉社幹時，張登山硬讓田大虎當社長，田大虎硬是不肯，連副社長也不願幹。社員們也說田大虎是個生產猛將，沒有帥才；張登山是有勇有謀，好作一家之主。因此，選舉結果田大虎擔任第一生產隊隊長，田大虎覺得很如願。白楊樹農業社在正副社長的領導下，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，大家商量着辦事，深耕細作，糧食年年增產，社員們歡天喜地，外村的單幹戶也要求加入這個社，外鄉的社幹們也常來參觀，吸收他們的經驗，縣裏還準備把它作個重點社呢。

近年來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情況大有變化。田大虎和張登山之間，第一生產隊和第二生產隊之間，甚至牽扯到姓田的和姓張的兩姓之間，常常爲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鬧意見，前天上午鬧得最兇啦。

前天上午，他們召開社委會議，討論麥收準備工作，因爲第二生產隊病倒了幾個社員，社長提議從第一生產隊撥兩個人來補充，這是很合理的事，可是，田大虎一百個不同意。後來，社長批評他“本位主義”，田大虎火了，一跳八丈高，指着社長鼻子惡聲惡氣的說：“我本位主義？你才自私自利呢！沾光的事都是二隊，吃虧的事都是一隊，偏心眼！告訴你，我一肚子意見。搞不成去毬！鐵匠扒爐子——扯伙。”都是年輕人，誰能沒點火性子？社長也起高腔了。看樣子田大虎就要動手了，社長可坐着沒有動彈，多虧張萬壽千拉萬勸，方才罷休。

張萬壽說完了事情的詳細經過，黨支書心裏忖摸着：“千說萬說，田大虎這個人我摸底，他性子直爽，從來沒幹

過虧心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

趙股長問張萬壽：“還有什麼根據嗎？”“有，”張萬壽撓了撓頭說：“前天下午，社長兩口子都不在家，小石頭在家看門，小鐵蛋把他拉去玩撲克去了。趙股長，小鐵蛋是田大虎的兒子呀，哼！這裏頭一定有文章。”張萬壽看見趙股長微微一笑，他心裏好像熨斗燙的一樣舒展。“我真看不出你還是個高明的偵察員呢！”趙股長笑了笑說：“謝謝你提供這樣重要的綫索。還有嗎？”“沒有了，目前所了解的只有這些。”張萬壽回答。

趙股長轉變了話題，問起了本村富農田雲卿的情況。張萬壽由於沒有準備，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啞了。黨支書站起來說：“我正準備提出來研究哩。田雲卿是富農，土改時，多餘的田地都被徵收了，這是張登山一手鬥出來的；前年他想混進農業社，張登山又堅決反對，沒有混成。我想，一定是他懷恨在心，才下這毒手。”“不過，那傢伙胆子很小，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頭，我猜想他也不敢。再說，這幾年也表現得很老實，你說哩？”張萬壽用探問的口氣對黨支書提出了問題。黨支書右手一揮：“哼！別看他表面老實，可會裝啦！你想，他田地被徵收了，他能甘心？從前在人前氣勢昂昂，現在低頭走路，他能情願？仇恨都記在心裏呀！做夢都在想着報仇哩。”張萬壽急忙分辯說：“你說的也在理。‘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’咱們可不能麻痺，他是階級敵人呀。”張萬壽說着站起身來告辭了。

張萬壽對這件案子的分外熱情，却引起了趙股長對他的懷疑。然而，偵察員是重視客觀事實的，照目前材料來看，自然田大虎是更可懷疑的了。至於，富農田雲卿當然

也是個重要的懷疑對象。

黨支書的想法和趙股長不同。憑着他的經驗和平時對這些人的了解，他肯定田大虎不是幹壞事的人。至於副社長張萬壽，他想都沒有想到過，因為他一貫表現積極，又是張登山的本家叔叔，哪會害死自己的侄兒呢？他分析的結果，堅信是富農田雲卿。

趙股長思考着所有的問題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張萬壽這個影子，總絞着他的腦汁：昨天他一口咬定社長是自殺的，為什麼？今天又為什麼改了口？並且檢舉了田大虎，說得有根有據的，對於富農倒說他老實？咳！記性太壞了，在哪見過他呢，趙股長給自己提了一大堆問題，都得不到確切的答案。最後，他決定先從黨支書那裏了解一下張萬壽的情況再說。

關於張萬壽，黨支書告訴趙股長十六個字：工作積極，吃苦耐勞，能說會道，聯系羣衆。至於他的缺點，黨支書沒有說出什麼。這樣好的幹部為什麼沒有吸收他入黨呢？黨支書這樣回答：去年支部大會就討論通過了，就是張登山一個人不同意，說他解放前的歷史沒弄清，區委會也就沒有批准。咳！什麼歷史問題呀？誰也說不明白，張萬壽在外邊跑多年生意，四八年快解放時，他被土匪搶個罄淨，才帶着老婆孩子回到故鄉；他家裏什麼也沒有，解放後才分了幾畝地，一面生產，一面幹工作。

趙股長了解了這些情況之後，對張萬壽更加感興趣了。

四

這個村莊，東西兩頭有二十三戶人家，東頭姓田，西

頭姓張，除了富農田雲卿以外，都是社員。

早飯後，黨支書到村東頭去了。趙股長來到了村西頭，他找到了田秀娥，問她有沒有什麼新情況。

原來，田秀娥早飯後就來到了村西頭。她串了幾家門子，聽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消息，說是田大虎放的毒，原因是田大虎和社長有氣，所以，才來這一手。有的人把問題更擴大了，說田大虎代表姓田的想打倒姓張的社長，姓田的好掌大權。這消息多半是婦女、老頭們悄悄傳說的。追了半天根，都說是聽別人說的。別人是誰呢？真活見鬼！

田秀娥說完了這個新情況，好像要說出自己的看法又好像訴說委曲似的說：“趙股長，這一定是敵人造謠。”她用手攏了一下額前的短髮。“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謠言，上敵人的當，誣賴好人。有人背地裏說：‘和尚不親帽親，一筆難寫兩個“田”字，還不是包庇？’趙股長，這一回把社鬧垮了，可咋辦呀？”她說着兩隻眼睛水汪汪的。“不要緊，秀娥，有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，翻不了天。”趙股長安慰她說。“羣衆都相信了嗎？”趙股長問。“也有不相信的，他們說田大虎不是那號人；也有人說，那可不一定，年輕人火氣旺，可敢把天戳個大洞！”

趙股長問到羣衆對富農的反映，田秀娥搖了搖頭沒有吭聲。

濃蔭的老桑樹下，一把木圈椅上，坐着一位鬚髮皆白的老人，這就是張老大爺。從他臉上深深的皺紋看去，知道他是個飽經風霜，深受磨難的老人。他手裏拿着拐杖，眼睛望着黃澄澄的麥田，流露着慈祥的微笑。